

黄侃、吴承仕、于右任致章太炎信札

陈伟欢

温州博物馆藏有黄侃、吴承仕写给其先生章太炎的信札三通，内容有关《章氏丛书续编》的出版情况以及黄侃、吴承仕个人学术研究；另有一通于右任致章太炎信札，内容有关上海大学的情况。对研究章太炎先生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均具有重要价值，现予以整理，介绍如下。

黄侃一通（图见封二）

先生尊鉴：

还自上海，受寒苦歔[嗽]，入夜发热，至今未瘥。东寇侵陵，北方想无术可保，江海间亦或见扰，多方误人。侃圈[眷]属甚多，无处徙避。邦家鼎沸，天地纮张，思之诚悲，涕沾衣也。

奉尊旨，令更缮录《春秋答问》，谨即开械遂写，不敢怠忽。书言古文一字，多作数用，洵属精辟，紬绎有得，当更请益也。

顷借得清雍正中钞本《日知录》，中如“素夷狄行乎夷狄”一条，全文具在，其他异于今本者不可悉数。忆顾君诗有云：“忽见奇书出世间，又惊胡骑满江山。”^①不觉废书兴叹，绕室旁皇也。国论蜩螗，筑室谋道。愿尊凤翔千仞，以避险徵，龙蛰三冬，而期时举。惓惓之意，伏求裁鉴。肃此，恭叩道安。

弟子侃謹言，一月六日。

此信写在九行廿格笺纸上，二页，纵22.3厘米，横12.6厘米。

《黄侃日记》^②1933年1月6日：“奉太炎师五号书，即覆。”即信中所说“奉尊旨”，此札是黄侃的回信，故写于1933年1月6日。

据《黄侃日记》1932年12月26日（农历十一月廿九日）：“寒，阴。晨至太炎师寓，师犹未起。与鹰若同出买书……还，为师贺寿（六十五生日）。贺客殊希，有翟公署门之意。”12月27日（农历十二月一日）：“黎明起，八时诣车

^①此诗系顾炎武《井中心史歌》。

^②黄延祖重辑：《黄侃文集》之一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。

站。鹰若送，九时车行，历八小时达下关，与叶元龙共车，至寓门辞下。”得知黄侃于12月26日从南京赴上海贺章太炎65岁生日，并于次日还南京。因天冷受寒，咳嗽不止。在其后几天的《日记》中每每提及“夜嗽甚”，至写此信时仍未痊愈，即信中“还自上海，受寒苦嗽[嗽]，至今未瘥”。

章太炎出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（公历1869年1月12日），因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没有三十日，故在十一月廿九日过65虚岁的生日。

黄侃阅《中央日报》后，得知山海关于1月3日失守，在1933年1月5日的《日记》中写到：“《中央日报》载山海关三号晚七时失守。其社评有曰：‘今后日人是否将由榆关而平津，由热河而察绥，吾皆不必问；榆关事发，长江及沿海是否将次第发生同样之事态，亦不必问。所欲问者，吾立国之大经与常道、全国人民所以助其政府坚守者，至何程度而已。’予阅其言，怒不可遏……鼎丞来，与之纵言时事，亦惟扼腕而已。”

信中所提《春秋答问》即章太炎所著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，对孔子为什么修《春秋》以及《春秋》等史书究竟有什么社会价值等问题提出了与前不同的见解。1930年4月4日章太炎有《答黄季刚书》，信中说“虽与旧说多异，然恐实事正是如此”^①。之后，黄侃多次续写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，补充章太炎新增条目，并作后序。

《黄侃日记》记载：

1929年11月30日：师出《春秋疑义》一册三卷，令看，得细读一过。

1931年4月6日：晨起作太炎师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后序》。

4月7日：上先生书，双挂号寄上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二册。

4月10日：奉先生九日书，论左氏义，甚长。

4月11日：改作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后序》。

4月12日：手写《春秋疑义答问后序》寄上先生。

4月16日：奉到先生书，谓改作后序，辞义允惬，不须修改一字。又论及刘君左氏之学，其言甚长。

5月20日：奉师手书，并补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七条稿，命依次续写补入。又索稿纸，即此半叶十行十七字者也。

5月21日：竟日录师稿，凡六纸，还寄先生，并作一书起居，中附去钞书纸廿五叶。

5月31日：奉先生卅日书，又补《春秋疑义答问》五条。

6月2日：钞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又补》，至子夜。

信中所提《日知录》，据《黄侃日记》1932年12月25日载：“……至溥泉处，借其近买抄本《日知录》（称何义门校本），中如‘素夷狄行乎夷狄’一条，诸本有目无文，此本文全，洵异书也。”得知《日知录》是从张继（字溥泉）处所借。

^①汤志钧著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。

黄侃想起顾炎武《井中心史歌》中句：“忽见奇书出世间，又惊胡骑满江山。”联系时事，不觉废书兴叹。

吴承仕二通

先生侍者：

湖南席启翫^①，字鲁思，少年好学，兹侍其父^②（国会议员）南下，拟晋谒先生，属承仕为之先容。席君抵沪时敬求接见，俾遂其仰止之诚，不胜祷祀之至。

承仕旅食北廷，暇时以校勘旧音为乐。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三大部俱已毕业，发正二百馀事，皆清儒所未言者，此事亦唯戴、钱、二王为精，若毕、孙、卢、顾^③以下，似未足与语此也。敬颂
起居万福。

弟子承仕谨启，七月十二日。

此信写在八行笺上，一页，纵 26.4 厘米，横 16.3 厘米。信末未署年款，但从内容来看，当作于 1917 年 7 月 12 日。1917 年 7 月，段祺瑞纵容张勋发动军事政变，假手张勋复辟，造成解散国会、废弃临时约法与推翻黎元洪总统的既成事实。国会被解散后，国会议员纷纷南下护法，席启翫亦随父南下。吴承仕与席启翫同为思辩学社成员，关系很好，应席的要求作了此通介绍函，拟抵沪时拜见章太炎。

1917 年 7 月 1 日，章太炎作为主席，正忙于亚洲古学会第四次常会。在获悉张勋复辟的消息后，7 月 3 日，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在孙中山邸集议，对复辟

①席启翫（1896—1966），字鲁思，以字行，湖南东安人。席业的第五子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。早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。民国初年，随父北上，在京数年，与京师名流学者陈垣、杨树达、吴承仕、高步瀛、尹炎武、孙人和等，成立思辩学社。1917 年 6 月国会解散后，其父携眷南归，在汉口稍作勾留。经吴承仕的介绍，曾到武昌高等师范谒见黄侃。后应聘到衡阳船山学院、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安化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。抗战胜利后，在武汉大学任教，历时二十年，为武汉大学“五老”之一，人称“鲁老”。著《荀卿赋定本校笺》、《尚书注释》等。

②席业（1869—1953），字梦禅，又字朝安。以县廪膳生，曾享从四品衔，升用道员，任江西候补知府，在江西南昌为官数年。民国后，当选为北洋政府的国会众议院议员、湖南省议员。1917 年 6 月国会解散后，返乡督耕教子，为侄子席启翫创办的“南应学堂”督校亦授教。1922 年 8 月 1 日第一届国会复会，再赴北上，参加 10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国会第三期常会开幕式。12 月 13 日，第一届国会宣告正式撤销。席业再次忧愤返乡，在老家创建“应北学堂”。

③戴指戴震，钱指钱大昕；二王指王念孙、王引之；毕指毕沅；孙指孙星衍；卢指卢文弨；顾指顾广圻。

后的时局进行讨论。7月6日，章太炎随孙中山、廖仲恺等乘海琛舰离沪赴粤，南下护法，于17日抵达^①。吴承仕作此通信时，章太炎正在赴广东的途中。

“承仕旅食北廷”，指吴承仕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佥事。在工作之余，以“校勘旧音”为乐，后著《经籍旧音辨证》。并对《经典释文》发正二百馀事，著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，自认为不在清儒毕沅、孙星衍、卢文弨、顾广圻之下。

二(图见封二)

先生左右：

《春秋左氏答问》副本前已寄上，谅检收矣。手示丛书补校各条，均照改定。唯《八卦方位说》、《天文地理事》，遍求无所得，按原稿有“八卦方位”一条，附于卷末，本不收入《体撰录》中，想由先生误记，故有此言邪？

丛书续编，开工已久，前已刻竣《广(论语)骈枝》一卷。其餘各种，初写早毕，中经玄同覆校，搁废数月之久，昨日始将写本交来，一俟改好，即可上木。《石经考》精写将了，全书告成，恐尚须三五月也。此间危迫，能否苟免不可知。然海内已有数本，尚无绝学之忧。

承仕寒假中专治《说文》，又以暇时重校《论语皇疏》^②(日本人武内氏^③以文明本为主，而以九种旧钞本校之，重印行世，今假得一阅)。“夷狄有君章”疏与知不足斋本大异，不知玄同已钞寄否，兹别录呈阅。此外亦有小小佳处，暇当奉闻。肃此，敬颂

新年万福。

弟子承仕谨状，二月三日。

《春秋答问》后有季刚识语，应称后序、或题辞、或跋，请示知。
此信写在八行笺上，共二页，纵26.8厘米，横16.7厘米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驻上海租界的军队进攻闸北，制造“一·二八”事件，国内民主救亡运动高涨。2月23日，章太炎北上，在北京会见张学良，劝其抗日。又会见吴佩孚及很多将领，恳切动员抗日爱国。在京期间，将《章氏丛书续编》稿交吴承仕、钱玄同，令校勘梓行。《章氏丛书续编》包括《广论语骈枝》、《体撰录》、《太史公古文尚书说》、《古文尚书拾遗》、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、《药汉昌言》、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七种，于1933年在北京刊行。此信就是吴承仕将《章氏丛书续编》出版情况告之太炎师，故当作于1933年2月3日。

①汤志钧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。

②指梁皇侃撰《论语义疏》。皇疏隋朝时流传到了日本。日本宽平年间(889—898)藤原佐世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已有著录，此后日本各类史籍中不断有关于皇疏的记载。

③武内义雄(1886—1966)，文学博士，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实证论代表，历任国立东北大学名誉教授，东方学会会员，日本学士院会员，名古屋大学教授等。1923年，武内义雄著《论语义疏校勘记》，其所据底本为日本旧抄本中年代最早的文明本，同时参校了武内氏所能见到的十多种抄本、刊本，是现有刊本中最好的版本。

信中吴承仕汇报：《广论语骈枝》一卷已刻竣，又经钱玄同覆校，昨日将写本交来，改好后才可上木镌刻。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则由钱玄同手写之后才刻板，还须三五个月才完成。1922年12月，河南洛阳发现用古文、篆、隶三体刻石的石经残碑，上面一部分为《尚书》、一部分为《春秋》。三体石经的发现，引起了章太炎对《尚书》的浓厚兴趣，撰写了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：“古文、篆、隶几千八百字……《说文》所未录，《经典释文》所阙者，于是乎可考。”

接着吴承仕又将自己研究学术的情况向老师汇报：在寒假时重校《论语皇疏》，并借日本人武内义雄所著《论语义疏校勘记》一阅。

1933年2月7日章太炎《致黄侃书》中提到：“《论语皇疏》夷狄之有君章，日本文明本疏义，与知不足斋印本疏义大异。鲍书本进呈者，其改窜又不足怪也。今将文明本皇疏录寄足下……文明本皇疏：此章重中国轻夷狄也。诸夏，中国也。亡，无也。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。故孙绰云：‘诸夏有时无君，道不都丧；夷狄强者为帅，理同禽兽也。’释慧琳云：‘有君无礼，不如无礼无君也。刺史季氏有君无礼也。’”^①应与此信有直接的关系。

于右任一通

太炎先生尊前：

罗某^②初来海上，约人提倡群治大学。曾声明校在长沙，不意近来彼想入非非，欲设分校在宋园。彼在事业上与钝初无丝毫关系，况右任办上海大学，曾经声明在先，宋园可用地皮仅数十亩，一上海大学尚不足，岂能再容第二校。望先生晤罗某时，阻其勿再四处鼓吹，为上海大学之障碍，至幸至幸！此请

大安。

右任上言

此信写在“右任用笺”五行笺上，三页，纵27.6厘米，横19.5厘米。内容是上海大学与群治大学有关宋园用地的纷争，于右任写信请章太炎帮忙，劝说罗杰“勿再四处鼓吹，为上海大学之障碍”。据于右任写于1924年4月《〈上海大学一览〉弁言》所说，1924年上海大学曾“勘宅闸北宋园馀地，为建筑校

①《黄侃日记》下册，第867页。

②罗某指罗杰，长沙人。附贡生。留学日本法政大学。1904年4月与湘籍留日学生仇鳌等在东京发起成立“新华会”，以响应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。回国后，历任长沙立达师范学堂监督、群治法政专门学校校长、长沙自治研究所所长。1909年任湖南咨议局议员、常驻议员、审议长及资政院议员。1911年秋辛亥俱乐部成立，当选为总部成员。不久回湘，与粟戡时等六人发起组织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，任候补常驻议员和候补评议。1913年初湖南筹蒙会成立，被推为评议长。袁世凯复辟帝制时，任政事堂法制局参事。后出任上海群治大校长等职。

舍之用”，故此信当作于192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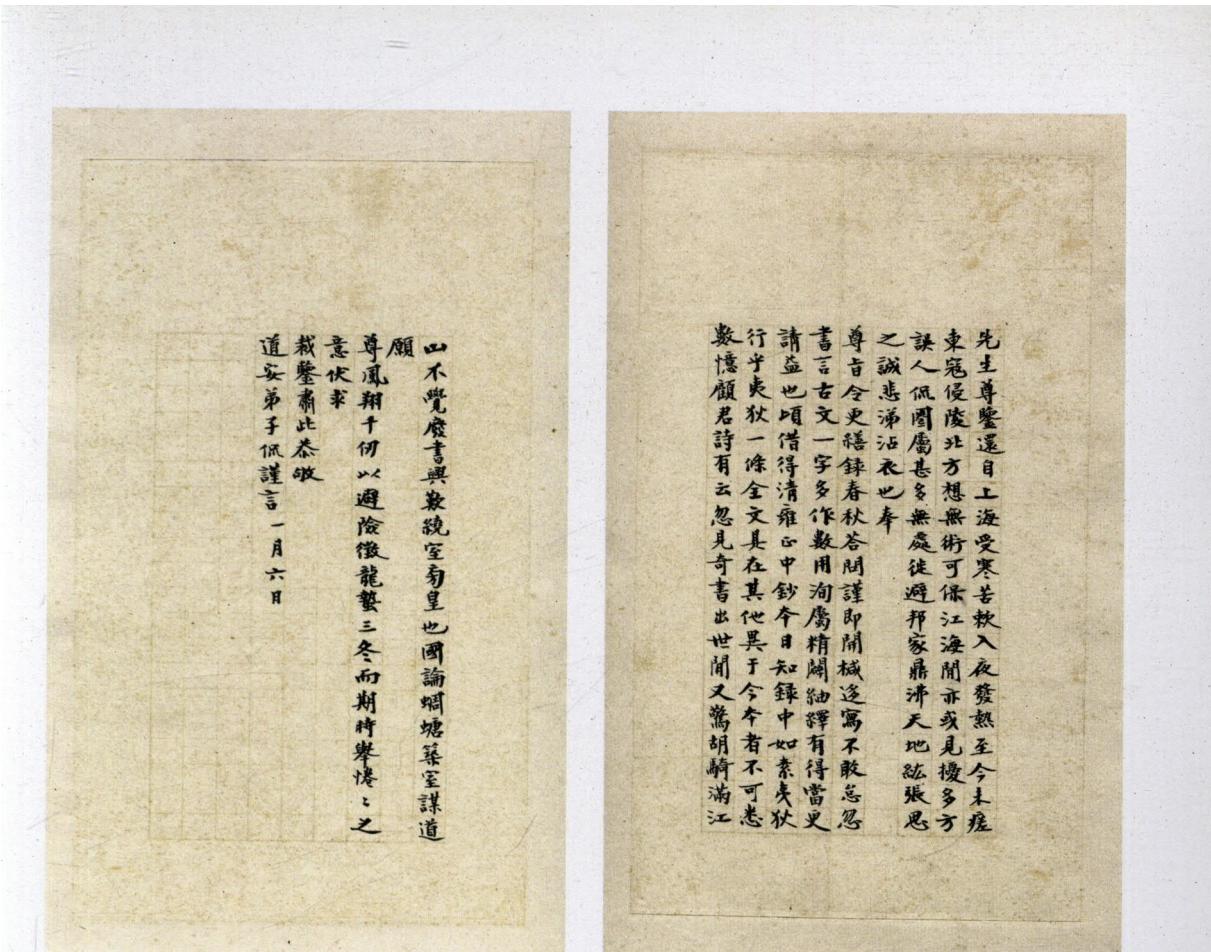
1922年，湖南长沙群治法政专门学校迁沪，改名群治大学，校址在劳勃生路110号（今长寿路782号）。八·一三战争爆发后停办^①。

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，校址在闸北青云路。创办人为了敛财，招来160多位学生，但设备简陋，老师又不称职，学生被迫发起学潮，请于右任担任校长。于右任是1922年8月靖国军失败后，来到上海的，在《民国日报》撰文提出“欲建设新民国，当先建设新教育”的口号。于是学生代表通过《民国日报》副刊主笔邵力子邀请于右任担任校长。于右任接受了邀请，并建议把校名改为“上海大学”。1922年10月23日，上海大学成立，次年，李大钊来到上海，出任讲座教授，并推荐共产党员邓中夏出任校总务长，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，之后蔡和森、恽代英、张太雷等人也来到上海大学任职任教。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一所大学，培养了许多革命青年。1924年2月，因学生渐多，闸北民房，颇不敷用，遂迁至西摩路（今陕西北路）。校行政委员会见本校逐渐发达，有自行建筑校舍之必要，爰勘定宋教仁先生之墓园（即宋教仁先生之墓园）余地，为建筑校舍之用。一面延聘工程师制定图样，一面进行校舍建筑募捐^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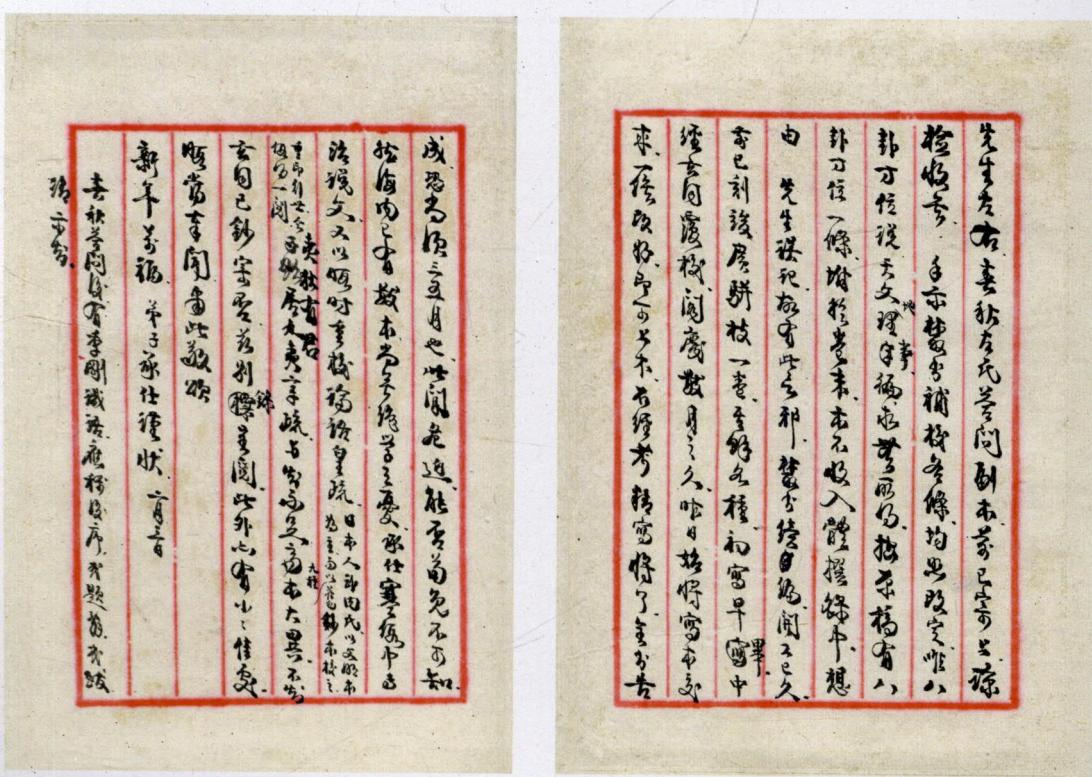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工作单位：温州博物馆

①《普陀区志》三十一卷《教育》，第八章《区境内高等院校简介》。

②于右任：《〈上海大学一览〉弁言》，黄美真等编：《上海大学史料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8—20页。



文见第 138 页



文见第 141 页